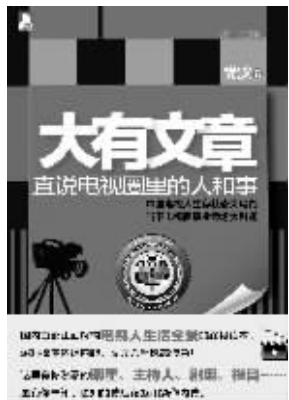


## 想请“国字脸”当嘉宾,费尽周折,没门! ①



费默 著  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美女主播真有这么漂亮吗?明星主持嫁谁娶谁啦?节目背后真有“托”吗?电视节目学术明星是怎么打造的?这里有你熟悉的明星、主持人、剧组、栏目……有人、有事、有法则。本书是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讲述电视圈台前幕后的人和事。各种风云人物、各种爆料炒作、各种是非非、各种尴尬无奈,各路角色粉墨登场。读者可通过这本书,了解到电视人的真实工作和原生态生活。

大话娱乐

## 主持人有两种:打官腔的和说人话的

当年,我们几十位电视、报纸、电台记者,跟随国内天文界的科学家、天文爱好者几百人,乘火车专列浩浩荡荡地前往中国北部边陲一个叫“漠河”的小地方,观看和报道“日全食和彗星”同现的世纪奇观。天文学家测定,这里是最佳的观测位置,能观测到日全食,而全国的其他地方只能看到日偏食。当地的群众也很兴奋,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记者和科学家,在当地还是第一次。

我们是去看天上的“日全食和彗星”,当地群众却好像要看我们这拨人当中有没有“明星”。当听说中央电视台也来了十几人的报道组时,人们就到处打听:赵忠祥、倪萍在哪儿呢?看看赵忠祥和倪萍去!那会儿,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赵忠祥和倪萍就是中央电视台,中央电视台好像就“只有”赵忠祥和倪萍。电视主持人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明星。

说起电视,老百姓的第一反应是:××台的电视主持人我喜欢、×××主持人太差劲了,长得不行,嘴皮子也不灵,电视台怎么挑的人?大家最关心的,就是主持人!说主持人这个话题之前,不妨先给主持人分分类。冯小刚曾说过一句话:主持人分两种,一种是打官腔的,另一种是说人话的。

像《新闻联播》《北京新闻》《天津新闻》《高端访问》《面对面》栏目,严格意义上讲,就是官方声音,就是官腔嘛!如果说相声似的,像郭德纲那样播新闻,老百姓准说新闻是假的,不可信。所以,新闻主持人不能

像说相声、说评书一样。不过,地方卫视的新闻栏目也不是没尝试过,著名的芒果台——湖南卫视就尝试过。几年前,湖南卫视在它的《晚间新闻报道》栏目中,男女两位主播李跃、张丹丹,就一改传统形式新闻的播报方式,搞成说评书、讲故事风格播新闻(新闻评书),开始大家觉得很好玩,有新意,贴近百姓,他们的新闻像讲评书一样,讲完真人真事,后面还要加点评议论,如警示恒言。结果,没多长时间,大家就觉得它不是新闻节目了,就是一个评书节目。有了贴近性、娱乐性,没了新闻节目应有的可信性、权威性。

所以,新闻主持人(过去叫播音员)还得一本正经,有可信度地播报。国外基本上也是这样的风格,权威、可信!而且,新闻主持人的定位也是不能随便改变的,您啥时候看见《新闻联播》的张宏民、李瑞英、海霞去客串某档娱乐节目主持人了?当嘉宾都不行!这几个人的脸是“国字脸”,不能到处出现,更不能出“丑”!我熟悉的某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编导,为请《新闻联播》某位“国字脸”当嘉宾(还不是娱乐节目),向中央台打了好几次申请报告,经过好几级签字,最后到了台级领导那里还是没批,只得放弃,可见央视还是原则性最强的。

至于“讲人话”的主持人,就是说老百姓通俗语言的,这里面又可以分好多种。有说大爷大妈话的,有老少咸宜的,有说年轻人时尚话的,有幽默风趣的,这要看栏目的类型和主要针对的电视人群了。

说大爷大妈话的主持人像倪萍;老少咸宜的主持人,好比崔永元;幽默风趣的主持人如毕福剑、李

咏、王刚、郭德纲;说年轻人时尚话的主持人就更多了,如汪涵、何炅,等等。

## 汪涵说:主持人想“玩”得好,就要有“地位”和“财富”

央视名嘴白岩松说过一句话,“如果把一条狗放在中央电视台的镜头里天天让它出境,一个月后,这就是一条全国著名的狗。”白的意思没有挤兑靠电视出名的名人、名主持人的意思,他肯定不会傻到自己骂自己吧!他的意思可能是,央视的观众是全国人民,央视节目收视率高,经常上央视的人自然就是名人了。所以,哪个节目收视率高,影响大,又是天天播的节目,他(她)在这样的地方出境,自然是不想出名都难。

“中央军”——央视《新闻联播》及几档日播新闻节目《焦点访谈》《晚间新闻》《新闻30分》《经济半小时》,这些节目的主播像邢质斌、李瑞英、张宏民等几位,可以说是在全中国走到哪儿,老百姓都认识,因为他们有的已在央视一套全国收视最高的节目《新闻联播》里,出境十几年、几十年了,他们一直没换,他们是最好的新闻播音员,也是人们最脸熟的,但他们叫新闻播音员,不是我们常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。

眼下,中国最知名的电视节目肯定是央视的一些新闻节目、综艺节目、体育节目,这是由于它的政治权威性,并且多为上星频道收视覆盖面大决定的,但它们也是由于资源垄断造成的,边缘地区的农村能看到央视一套,但不一定能收到最火的娱乐频道——湖南卫视。换句

话说,中国最好看的、最火的娱乐节目、生活类节目现在已经不局限于央视,地方省级卫视和省级不上星的地面频道也有不少。

湖南卫视公认的“一哥”汪涵,是典型的娱乐节目主持人,许多国内的娱乐节目主持人都爱效仿他,可能大家会以为他平时关注的电视节目也一定是娱乐节目,其实,他自己却说,他平时爱看的是央视10套的《大家》《百家讲坛》《探索发现》和一些新闻节目。

一位采访他的记者问他:“你为什么能在台上玩得那么好?”汪涵说:“你看‘玩’字,左边一个‘王’字,右边一个‘元’字。‘王’字就代表地位,有地位你才玩得起;‘元’字就代表财富,有钱你才能玩得起。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,你在台上就要有地位,这种地位是你在电视观众心目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地位。第二要有财富,这种财富不是钱,而是你长期日积月累的各种知识、经验。这样你才能在台上玩起来。”

我在央视工作的学生跟我聊起过董卿,说她是个特别爱学习的人。

有一篇采访董卿的文章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那个采访里,董卿说起自己的作息习惯:每天十一二点做完节目从台里回到家,第一件事是洗澡洗漱;第二件事是花一个小时上网搜一天的新闻资讯,国内外的重大事件;第三件事是阅读各类自己感兴趣和有知识性、实用性的书籍,时间是两个小时。入睡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,是她随意说出的一句话,“看书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,如果有一天没看书就睡了,就好像这一天没洗澡一样,有些不自在。”

## 凌一尧的父母看不上我,要给她相亲 ⑧



李海波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今年年初,江苏南通人李海波在豆瓣上发表直播帖——“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”,火爆网络。这份3万多字的长帖以男主角吕钦扬的口吻讲述了与“女神”凌一尧十年间的爱情长跑故事。这一由青春、奋斗、丈母娘、磨难组成的真实爱情获得网友的强烈共鸣,先后吸引8000万粉丝转载评论。

如今,本书在网络原帖的基础上又扩充了12万多字,比原帖更细腻、更感人,挑战你对爱情的更极致想象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工地来了帮地痞流氓,我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群殴。开始上班的凌一尧被变态男人尾随,吓坏了。

都市爱情

## 凌一尧妈妈嫌我没房子

虽然凌一尧后来没再提起那晚被尾随的事,但我知道,她心里一直很害怕。我们的这场异地恋转眼间已经持续了九个月。但我还是不能回去。上次群殴事件后,我的左手大拇指被查出骨折,虽然经过治疗,但还是不太灵活。老刘答应我,年底私下给我五万作为赔偿。到了眼下这境况,这钱却是不得不拿了。

就这样,我一直在海边工地呆到年底,结清了全部工资,才终于如凌一尧希望的那样,辞职回到南京,回到她身边。

腊月廿七上午,我拎着礼物登门拜访凌一尧的父母,一盒铁观音茶叶,几瓶好酒,还有我家自造的十几斤牛肉香肠。尽管我对她家的地址轻车熟路,但凌一尧还是故意在电话里向我描述路线,假装我从未去过她家楼下接她。因为,她研一时才向父母告知我的存在,声称是大学以后才在一起的。

她爸妈烧了一桌的菜,还开了一瓶白酒。但尽管两位长辈表现出很大的热情,我还是感觉那更多的是一种客套,似乎只想招待一番,然后将我送出大门。

“听尧尧说,你住在农村,那现在在有田吧?”她爸爸问道。

“嗯,还有五六亩。”

“父母在家里种地?”

“是的。”

她妈妈不太喜欢我们兜圈子,直接插话问道:“你现在房子买在哪里?”凌一尧不乐意这种赤裸裸的提问,却被她妈不动声色地瞪了一眼,只得乖乖地保持缄默。“暂时还没买。”我已经开始感受到她的敌意,

因为她不可能不知道我的状况。

“怎么还没买呢?现在房价涨得多厉害,买得稍微迟一点,总价就能相差十几二十万。”说到这里,她妈妈看我一眼,意味深长。

凌一尧替我解围道:“现在干吗说那么远的事情?我们可以先在南京租一两年房子,等以后手头宽裕一些再买房子……”

“远?你以为是十八九岁的小女孩?”她妈妈满是怒其不争的语气,“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你读书读了这么多年,最后跑到农村去安家,不怕亲戚笑话?”

我心口堵得慌,又不敢反驳,只能死死地守住关,生怕言多必失。这是一次失败的拜会。

用餐之后凌一尧的父母没有挽留的意思,我也趣趣地告辞,他们出于礼貌将我送到楼下。此时,花圃对面有一户邻居远远地打招呼,她的父母一起过去握手闲聊。我正要去告诉凌一尧,我妈希望她年后去我家做客,家里特意给她做了椒盐软脆骨,她妈妈突然招手喊道:“尧尧,你过来一下。”

她的爸妈,还有一个皮肤白皙、书生气十足的小伙子,都将目光投了过来。

凌一尧只得顺从地凑过去,叫了“伯伯”、“伯母”,而后她妈妈开始介绍女儿是硕士学位,在南京工作,对方再语气夸张地说:“哎呀,尧尧比以前更漂亮了,今年二十五了吧?”“是啊,比你家罗廷煜小两岁。”她妈妈回答。

两家父母完全是用相亲的模式在对话。凌一尧礼貌地保持微笑,不时地回头望我一眼。

我看着一辆电动车后视镜里的

自己,皮肤黝黑,头发散乱,充满了农民工兄弟的气息,与那位白皙的小伙子相差甚远。

## 凌一尧和别人在一起

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一瞬间,我给凌一尧发了一条短信:“第十年快乐。”

短信发送成功的一瞬间,我也收到她的短信:“第十年快乐。”一模一样的五个字,连句号都是一样,这是我们每年除夕的传统节目。

我打电话过去,她躲在房间里接听,两人在电话里傻笑。

“代我向叔叔阿姨拜年。”我又说。“我爸在外面结账,到现在还没回来,有四个债主从中午开始就一直坐在我家。”她委屈地说。她爸爸在一家河运码头做事,负责签收黄沙石子水泥之类的货物,除了基本工资之外,只有船老大塞点烟酒。可是到了年底,码头的资金断链,老板跑路躲债,他便首当其冲地成为第一道也是唯一的一道防线。

“还缺多少?我可以先给你爸周转点。”我迫不及待地建议道,这是我博取她父母好感的大好机会,便将目前所有的积蓄都搭进去也绝不含糊。“不用啦,要七八十万呢,我爸妈已经去筹钱了,打算每家债主分一点,其他的年后再交涉。”

“我年后这几天去市区看你。”

“好啊,不过初一肯定不行,初二在我外婆家,初三在爷爷家,后面的就自由活动,我可以跑出去和你玩儿。”

正月初四,我去市区时打电话给她,她说正在定慧寺敬年香。如皋这座定慧寺虽然规模颇小,但建造于隋初,已是千年古刹,而且坐南朝

北,在佛寺道观中极其罕见。重要的传统节日,那里都香火鼎盛。

“我去定慧寺找你?”我说。

“不用!”她连忙拒绝,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,又补充道,“今天这里的人特别多,不太好找,而且要傍晚才能回去,要不明天见面吧。”

可是,我真的很想她,我将全部身家都塞进一张银行卡带了过来,随时期待建功立业表忠心。我坐在她家楼下那座小凉亭里,一边用手机看新闻,一边耐心地等候着。太阳缓缓西斜,各家的厨房里传出炒菜的声音和香味。我冻得瑟瑟发抖,却又不愿就此离开。

忽然,一辆崭新的白色SUV停在楼下的空地上,周围的东西被照映得忽明忽暗。我忍不住多瞥了几眼,但副驾驶位置钻出一个熟悉的窈窕身影,却让我愣住了。

凌一尧。

驾驶座车门也打开了,走出另一个人,我仔细一看,竟是上次那个书生气十足的年轻男人。他锁上车门,手里拿着一串钥匙,又抢着帮凌一尧拎购物袋,相当殷勤的样子。凌一尧似乎情绪很好,恬静地笑着,与那个男人一起走进她家所在的那栋楼。

我原本打算将她喊住,但直到他们的脚步从楼道里消失,我都没有开得了口——我与凌一尧曾经无数次憧憬未来的生活,无须轰轰烈烈,缠缠绵绵,倘若具化为一幅画面,便是一家三口从车上下来,我抱着睡着的小女儿,她拿着孩子的玩具和零食。

可是现在……

那辆车子,即便我耗尽当时的所有积蓄也未必能够拥有。